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 第三十四回 飛虎歸周見子牙

詩曰：左道傍門亂似麻，只因昏主起波查。貪淫不避彝倫序，亂政誰知國事差。

將相相應歸聖主，韓榮何故阻行車。中途得遇靈珠子，磚打傷殘枉怨嗟。

話說黃滾膝行軍前請罪，見韓榮，口稱：「犯官黃滾特來叩見總兵。」韓榮忙答禮曰：「老將軍，此事皆係國家重務，亦非末將敢於自專。今老將軍如此，有何見諭？」黃滾曰：「黃門犯法，理當正罪，原無可辭；但有一事，情在可矜之列，望總兵法外施仁，開此一線生路，則愚父子雖死於九泉，感德無涯矣。」韓榮曰：「何事吩咐？末將願聞。」黃滾曰：「子累父死，滾不敢怨，奈黃門七世忠良，未嘗有替臣節。今不幸遭此劫運，使我子孫一概屠戮，情實可憫。不得已，肘膝求見總兵，可憐無知稚子，罪在可宥。乞總兵放此七歲孫兒出關，存黃門一脈。但不知將軍意下如何？」韓榮曰：「老將軍此言差矣！榮居此地，自有官守，豈得循私而忘君哉！譬如老將軍權居元首，職壓百僚，滿門富貴，盡受國恩，不思報本，縱子反商，罪在不赦，鬚齡無留。一門犯法，毫不容私，解進朝歌，朝廷自有公論，清白畢竟有分。那時名正言順，誰敢不服？今老將軍欲我將黃天祥放出關隘，吾便與反叛通同，欺侮朝廷，法紀何在！吾與老將軍皆不可免。這個決不敢從命。」黃滾曰：「總兵在上：黃氏犯法，一門良眷頗多，料一嬰兒有何妨礙，縱然釋放，能成何事？這個情分也做得過。『惻隱之心，人皆有之。』將軍何苦執一而不開一線之方便也。想我黃門功積如山，一旦如此，古云：『當權若不行方便，如入寶山空手回。』人生豈能保得百年常無事。況我一家俱係含冤屈屈，又非大奸不道，安心叛逆者；望將軍憐念，捨而逐之，生當留環，死當結草，決不敢有負將軍之大德矣。」韓榮曰：「老將軍，你要天祥出關，末將除非也附從叛亡之人，隨你往西岐，這件事纔做得。」黃滾三番四次，見韓榮執法不允，黃滾大怒，對二孫曰：「吾居元帥之位，反去下氣求人！既總兵不肯容情，吾公孫願投陷陣，何懼之有！」隨往韓榮帥府，自投囚圍，來至監中。黃飛虎忽見父親同二子齊到，放聲大哭：「豈料今日如老爺之言，使不肖子為萬世大逆之人也！」黃滾曰：「事已到此，悔之無益。當初原教你饒我一命，你不肯饒，我又何必怨尤！」不說黃滾父子在囚圍悲泣。且表韓榮既得了黃家父子功勳，又收拾黃家貨財珍寶等項，眾官設酒，與總兵賀功。大吹大擂，樂奏笙簧，眾官歡飲。韓榮正飲酒中間，乃商議解官點誰。」余化曰：「元帥要解黃家父子，末將自去，方保無虞。」韓榮大喜：「必須先行一往，吾心力安。」當晚酒散。次日，點人馬三千，把黃姓犯官共計一員，解往朝歌。眾官置酒與余化餞別。飲罷酒，一聲砲響，起兵往前進發。行八十里至界牌關。黃滾在陷車中，看見帥府廳堂依舊，誰知今作犯官。睹物傷情，不由淚落。關內軍民一齊來看，無不歎息流淚。

不說黃家父子在路，且言乾元山金光洞有太乙真人閒坐碧遊床，正運元神，忽心血來潮。一看官但凡神仙，煩惱、嗔痴、愛欲三事永忘。其心如石，再不動搖；心血來潮者，心中忽動耳。真人袖裏一掐，早知此事：「呀！黃家父子有厄，貧道理當救之。」喚金霞童兒：「請你師兄來。」金霞童兒至桃園，見哪吒使鎗。童子曰：「師父有請。」哪吒收鎗，來至碧游床下，倒身下拜：「弟子哪吒，不知師父喚弟子有何使用？」真人曰：「黃飛虎父子有難，你下山救他一番；送出汜水關，你可速回，不得有誤。——久後你與他一殿之臣。」哪吒原是好動的，心中大悅，慌忙收拾，打點下山；腳登風火二輪，提火尖鎗，離了乾元山，望穿雲關來。好快！怎生見得，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腳登風輪起在空，乾元道術妙無窮。周游天下如風響，忽見川雲眼角中。

話說哪吒踏風火二輪，霎時到穿雲關落下，來在一山崗上，看一會，不見動靜，站立多時，只見那壁廂一支人馬，旗旛招展，劍戟森嚴而來。哪吒想：「平白地怎就殺將起來？必定尋他一個不是處，方可動手。」哪吒一時想起，作個歌兒來，歌曰：

「吾當生長不記年，只怕尊師不怕天，昨日老君從此過，也須送我一金磚。」

哪吒歌罷，腳登風火二輪，立於咽喉之徑。有探事馬飛報與余化：「啟老爺：有一人腳立車上，作歌。」余化傳令紮了營，催動火眼金睛獸，出營觀看。見哪吒立於風火輪上。怎見得，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異寶靈珠落在塵，陳塘關內脫真神。九灣河下誅李艮，怒發抽了小龍筋。寶德門前赦光服，二上乾元現化身。三追李靖方認父，鎗授火尖鎗一根。頂上揪巾光燦爛，水合袍束虎龍紋。金磚到處無遮擋，乾坤圈配混天綾。西岐屢戰成功績，方保周朝八百春。東進五關為前部，鎗展旗開迴絕倫。蓮花化身無壞體，八臂哪吒到處聞。

話說余化問曰：「登風火輪者乃是何人？」哪吒答曰：「吾久居此地，如有過往之人，不論官員皇帝，都要留些買路錢。你如今往那裏去？乞速送上買路錢，讓你好趕路。」余化大笑曰：「吾乃汜水關總兵韓榮前部將軍余化。今解反臣黃飛虎等官員往朝歌請功。你好大膽，敢撓路徑，作甚歌兒！可速退去，饒你性命。」哪吒曰：「你原來是捉將有功的，今往此處過；也罷，只送我一塊金磚，放你過去。」余化大怒，催開火眼金睛獸，搖方天畫戟飛來直取。哪吒手中鎗急架相還。二將交加，一場大戰，往來衝突。一個七孤星，英雄猛虎；一個是蓮花化身的，抖擻精神。哪吒乃仙傳妙法，比眾大不相同，把余化殺的力盡筋舒，掩一戟，揚長敗走。哪吒曰：「吾來了！」往前正趕，余化回頭，見哪吒趕來，掛下方天戟，取出戮魂幡來，如前來擊哪吒。哪吒一見，笑曰：「此物是戮魂幡，只何足為奇！」哪吒見數道黑氣奔來，哪吒只用手一招，便自接住，往豹皮囊中一塞，大叫曰：「有多少？一搭兒放將來罷！」余化見破了寶物，撥回走獸，來戰哪吒。哪吒想：「奉師命下山，來救黃家父子，恐余化泄了機，殺了黃家父子，反為不美。」左手提鎗，攔架方天戟，右手取金磚一塊，丟起空中，喝聲：「疾！」只見五彩瑞臨天地暗，乾元山上寶生光。那磚落將下來，把余化頂盔上打了一磚。打的俯伏鞍轡鞍中噴血，倒拖畫戟敗走。哪吒趕了一程，自思：「吾奉師命，來援黃家父子，若貪追襲，可不誤了大事？」隨登轉雙輪，發一塊金磚，打得眾兵星飛雲散，瓦解冰消，各顧性命奔走。哪吒只見陷車中垢面蓬頭，厲聲大叫曰：「誰是黃將軍？」飛虎曰：「登輪者是誰？」哪吒答曰：「吾乃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門下，姓李，雙名哪吒。知將軍今有小厄，命吾下山相援。」武成王大喜。哪吒將金磚打開陷車，將眾將放出。飛虎倒身拜謝。哪吒曰：「列位將軍慢行。我如今先與你把汜水關取了，等將軍們出關。」眾人稱謝：「多感盛德，立救殘喘，尚容叩謝。」各人將長短器械執在手中，切齒咬牙，怒沖牛斗，隨後而行。

且說余化敗回汜水關來，一火眼金睛獸兩頭見日走千里；穿雲關至汜水關一百六百里。韓榮在府內，正與眾將官飲酒作賀，歡心悅意，談講黃家事體。忽報：「先行官余化等令。」韓榮大驚：「去而復反，其中事有可疑。」忙令：「進見。」正是：「人門休問榮枯事，觀看容顏便得知。」忙問曰：「將軍為何回來，面容失色，似覺帶傷？」余化請罪曰：「人馬行至穿雲關將近，有一人不通姓名，腳登風火二輪，作歌截路。要我一塊金磚，方肯放行。末將不忿與他大戰一場。那人鎗法精奇，末將只得回騎，用寶物擊他，方纔舉寶時，那人用手接去。末將不服，勒回騎與他交兵，見他手動處，不知取何物，只見黃光閃閃，被他把末將頸項打壞，故此敗回。」韓榮慌問曰：「黃家父子怎樣了？」余化答曰：「不知。」韓榮頓足曰：「一場辛苦，走了反臣。天子知道，吾罪怎脫！」眾將曰：「料黃飛虎前不能出關，退不能往朝歌，總兵速遣人馬，把守關隘，以防眾反叛透露。」正議間，探事官來報：「有一人腳登車輪，提鎗威武，稱名要『七首將軍』。」余化在旁答曰：「就是此人。」韓榮大怒：「傳諸將上馬，等吾擒之！」眾將得令，俱上馬出帥府，三軍蜂擁而來。哪吒登轉車輪，大呼曰：「余化早來見我，說一個明白！」韓榮一馬當先，問曰：「來者何人？」哪吒見韓榮帶束髮冠、金鎖甲、大紅袍、玉束帶、點鋼鎗、銀合馬，答曰：「吾非別人，乃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門下，姓李，名哪吒，奉師命下山，特救黃家父子。方纔正遇余化，未曾打死，吾特來擒之。」韓榮曰：「截搶朝廷犯官，還來在此猖獗，甚是可惡！」哪吒曰：「成湯氣數該盡，西岐聖主已生。黃家乃西岐棟梁，正應上天垂象；爾等又何違背天命，而造此不測之禍哉。」韓榮大怒，縱馬搖鎗來取。哪吒登輪轉相還，輪馬相交，未及數合，左右一齊圍繞上來。怎見得好一場大戰：

咚咚鼓響，雜彩旗搖。三軍齊吶喊，眾將俱鎗刀。哪吒鎗生烈焰；韓榮馬上逞英豪。眾將精神雄似虎，哪吒像獅子把頭搖。眾將如狼狽擺尾；哪吒似攪海金鰲。火尖鎗猶如怪蟒；眾將兵殺氣滔滔。哪吒斬關落鎖施威武；韓榮阻攔英雄氣概高。天下兵戈從此起，汜水關前頭一遭。

話說哪吒火尖鎗是金光洞裏傳授，使法不同，出手如銀龍探爪，收鎗如走電飛虹，鎗挑眾將，紛紛落馬。眾將抵不住，各自逃生。韓榮捨命力敵，正酣戰之間，後有黃明、周紀、龍環、吳謙、飛彪、飛豹一齊殺來，大叫曰：「這去必定拏韓榮報讎！」且說余化沒奈何，奮勇催金睛獸，使畫杆戟，殺出府來。兩家混戰。哪吒見黃家眾將殺來，用手取金磚丟在空中，打將下來，正中守將韓榮；打了護心鏡，紛紛破碎，落荒便走。余化大叫：「李哪吒勿傷吾主將！」縱獸搖戟來取，哪吒未及三四合，用鎗架住畫戟，豹皮囊內忙取乾坤圈打來，正中余化臂膊，打得筋斷骨折，幾乎墜獸，往東北上敗走。哪吒取汜水關。黃明等六將只殺得關內三軍亂竄，任意勦除。次日，黃滾同飛虎等齊至，到把韓榮府內之物，總裝在車輛上，載出汜水關，乃西岐地界。哪吒送至金雞嶺作別。黃滾與飛虎眾將感謝曰：「蒙公子垂救愚生，實出望外。不知何日再睹尊顏，稍效犬馬，以盡血誠。」哪吒曰：「將軍前途保重。我貧道不日也往西岐。後會有期，何必過譽。」眾人分別，哪吒回乾元山去了。不提。

話說武成王同原舊三千人馬併家將，一路上曉行夜住，過了些高山凸凹蹊嶇路，險水顛崖深茂林。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別卻朝歌歸聖主，五關成敗力難支。子牙從此刀兵動，準被四九伐西岐。

話說黃家眾將過了首陽山、桃花嶺，度了燕山，非止一日，到了西岐山。只七□里便是西岐城。武成王兵至岐山，安了營寨，稟過黃滾曰：「父親在上：孩兒先往西岐，去見姜丞相。如肯納我等，就好進城；如不納我等，再作道理。」黃滾曰：「我兒言之甚善。」黃飛虎縞素將巾，上騎行七□里至西岐。看西岐景致：山川秀麗，風土淳厚，大不相同。只見行人讓路，禮別尊卑，人物繁盛，地利險阻。飛虎歎曰：「西岐稱為聖人，今果然民安物阜，的確舜日堯天，誇之不盡。」進了城，問：「姜丞相府在那裏？」民人答曰：「小金橋頭便是。」黃飛虎行至小金橋，到了相府，對堂候官曰：「借重你稟丞相一聲，說朝歌黃飛虎求見。」堂候官擊雲板，請丞相升殿。子牙出銀安殿。堂候官將手本呈上。子牙看罷，——「朝歌黃飛虎乃武成王也。今日至此，有甚麼事？」忙傳：「請見。」子牙官服，迎至儀門拱候。黃飛虎至滴水簷前下拜。子牙頂禮相還，口稱：「大王駕臨，姜尚不曾遠接，有失迎迓，望乞勿罪。」飛虎曰：「末將黃飛虎乃是難臣，今棄商歸周，如失林飛鳥，聊借一枝。倘蒙見納，飛虎感恩不淺！」子牙忙扶起，分賓主序坐。飛虎曰：「末將乃商之叛臣，怎敢列坐丞相之傍？」子牙曰：「大王言之太重！尚雖忝列相位，昔曾在大王治下，今日何故太謙？」飛虎方纔告坐。子牙躬身請問曰：「大王何事棄商？」武成王曰：「紂王荒淫，權臣當道，不納忠良，專近小人。貪色不分晝夜，不以社稷為重，殘殺忠良，全無忌憚，施土木陷害萬民。今元旦，末將元配朝賀中宮，姐已設計，誣陷末將元配，以致墜樓而死。末將妹子在西宮，得知此情，上摘星樓明正其非，紂王偏向，又將吾妹採宮衣，揪後鬢，摔下摘星樓，跌為齏粉。末將自揣：『君不正，臣投外國。』此亦理之當然。故此反了朝歌，殺出五關，特來相投，願效犬馬。若肯納吾父子，乃丞相莫大之恩。」子牙大喜：「大王既肯相投，竭力扶持社稷，武王不勝幸甚！豈有不容納之理？」傳出去：「請大王公館少憩，尚隨即入內庭見駕。」飛虎辭往公館。不表。且言子牙乘馬進朝，周武王在顯慶殿閑坐。當駕宮啟奏：「丞相候旨。」武王宣子牙進見禮畢。王曰：「相父有何事見孤？」子牙奏曰：「大王萬千之喜！今成湯武成王黃飛虎棄紂來投大王，此西土興旺之兆也。」武王曰：「黃飛虎可是朝歌國戚？」子牙曰：「正是。昔先王曾說誇官得受大恩，今既來歸，禮當請見。」傳旨：「請。」不一時，使命回旨：「黃飛虎候旨。」武王命：「宣。」至殿前，飛虎倒身下拜：「成湯難臣黃飛虎願大王千歲！」武王答禮曰：「久慕將軍，德行天下，義重四方，施恩積德，人人瞻仰，真良心君子。何期相會，實三生之幸！」飛虎伏地奏曰：「荷蒙大王提拔，飛虎一門出陷穽之中，離網羅之內，敢不效駑駘之力，以報大王！」武王問子牙曰：「昔黃將軍在商，官居何位？」子牙奏曰：「官拜鎮國武成王。」武王曰：「孤西岐只改一字罷，便封『開國武成王。』」黃飛虎謝恩。武王設宴，君臣共飲，席前把紂王失政細細說了一遍。武王曰：「君雖不正，臣禮宜恭，各盡其道而已。」武王諭子牙：「選吉日動工，與飛虎造王府。」子牙領旨。君臣席散。次日，黃飛虎上殿，謝恩畢，復奏曰：「臣父黃滾，同弟飛彪、飛豹、子黃天祿、天爵、天祥，義弟黃明、周紀、龍環、吳謙，家將一千名，人馬三千，未敢擅入都城，今住紮西岐山，請旨定奪。」武王曰：「既是有老將軍，傳旨速入都城，各各官居舊職。」西岐自得黃飛虎，遍地干戈起，紛紛士馬興。不知後事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